

爱历下 写历下
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
 协办:历下区作协 邮箱:qwbqst@sina.com



明湖冬韵

□张庆梅

如果说春天是在做加法,那么冬天就是在做减法。春姑娘手持五彩的画笔,给柳树添上鹅黄的树叶,给蔷薇画上紫红的花朵,让白云长上飞翔的翅膀,使春风吹过十里,去追赶有情人的一声叹息。冬天则如photoshop中的印章功能,随便取一点周围的什么覆盖上去,那些树叶啊花朵啊就都不见了,只剩下或柔软或僵硬的枝条,在天空下组成了一张简笔画。

一场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,翻山越岭疾驰而至,济南一夜入冬。大明湖畔的垂柳,来不及走正常程序,一树柳叶就被速冻在枝条上。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寒冷的夜晚,柳叶经历了什么。就如庞贝古城下埋藏着的人们,始终保持着火山爆发时的姿势一样,柳叶虽然在刹那间失去了水分,却仍旧面目清晰,脉络井然。有风吹过的时候,

它们便咋咋作响。是冬天,赋予了柳叶过去不具备的歌唱功能。

残荷,已经不能听雨。荷叶落尽,只剩下荷梗矗立在冰冷幽蓝的水面,与倒影组成一个个不规则的几何图形,像乱了方寸的心田,横七竖八的。曾几何时,一湖荷花开得那么浩荡,那么跋扈,亦清丽亦妖娆,但此时竟完全以伏笔的姿态契合了当初,彼时有多盛大,此刻就有多颓靡。季节的烟云里,它历经着繁花似锦的时光,也经历着凄清孤寂的山河岁月,而花开与花败,也仿佛只是一个转身的瞬间。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篇叫做《寒月芙蕖》的,讲述一个善变化的道士,在寒冬腊月让大明湖上开满了荷花。那些荷花娇艳无比却不能攀折。忽然一阵北风吹来,花残叶落,只剩一湖枯荷,便恰如眼前的景象吧。

携一怀心事在湖边漫步,过鹊华桥望超然楼,拜稼轩祠穿秋柳社。湖风浩荡,冷冽而悠长,足以洗尘、洗心。太阳收敛了张扬的光芒,像一位温情的母亲,抚摸着如带的芙蓉桥。杨柳依依细语呢喃,无限的心事在清澈的空气里荡漾。谁家的大门古色古香?简朴的黑漆门扇上,橘黄色的冬日暖阳给了它最美的装饰。推门而入,仿佛推开了时光隧道的入口,石桌石凳空空荡荡,似在等待远客到来,雕梁画栋陈迹斑斑,似在诉说着悠远的故事。那棵老槐也如藏经阁中的扫地僧,阅尽了人世间的沧桑。

盼望一场冬雪,将天地覆盖成混沌的当初。在历下亭对饮如何?“绿蚁新焙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海右此亭济南名士,正是饮酒的好去处。只是小女子酒量浅薄,还请诸位担待则个。

学那孤舟蓑笠的老翁也未尝不可,垂钓一湖风雪的樂趣,岂是他人能够享受的?说完了“鸿儒”再说“白丁”吧。柴门、犬吠、夜归人,踏雪归来的农人身上,怎么看怎么有我父亲的影子。只是,诗中并没有写尽的,还有我母亲给父亲拍打身上的雪花,以及二人关于瑞雪丰年的对话。

冬,越来越深了。有人喜欢雪莱的那句诗:冬天已经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听上去非常有盼头。我是不喜欢的。冬天虽然没有春天的热闹,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,比如简约,比如冷峻。我喜欢冬天的疏朗,喜欢冬天的清澈,喜欢冬天的凛冽。如果把春天比喻成活泼向上的小姑娘,冬天则是装满了故事的老爷爷。就像这冬日的大明湖,它的一亭一台一草一木,甚至它的每一滴水里,都有着春天所不具备的,成熟的韵味。

【历下亭】

收住街巷的心

□钟倩

最爱历下的街巷。

听听那名字,芙蓉街、曲水亭街、花墙子街、县西巷、金菊巷,婉转得像一首宋词,每条街巷有探幽不尽的沧桑。一次,我和朋友去府学文庙,路过一条窄巷子,景观文化墙建得颇有特色,迤邐出江南水乡的风情。巷子一片静谧,偶遇一对老夫妇,女人半身不遂,扶着学步车练习走路,身体颤颤。突然一个侧歪,紧跟身后的男人立马将她搂在怀里。这一幕,看得我眼睛发热。

外地人来济南,都要去芙蓉街逛逛。在人群里挪动脚步,铁板鱿鱼、砂锅米线味道抢先霸占味蕾,不吃个够绝不离开。仰望狭窄的天空,忽见老建筑高高翘起的屋檐,让人恍若置身于历史的通道。今日芙蓉街之热闹,无不是光阴的赠阅。芙蓉泉养在深闺,当年诗人董芸在这里读过书:“一池新绿芙蓉水,矮几花荫坐著书”;后来,有人在这开过棋社,“闹中取静下盘棋去,忙里偷闲碗碗茶来”,简直把日子过成诗,寸寸生香,如果生在清朝,我定择邻而居。

我偏爱曲水亭街。曲水流觞,旖旎不尽的是古韵清风。农历三月三,文人在此相聚,酒杯放入托盘,漂流而下,拐弯处停止,指向谁便要饮酒一杯,赋诗一首。大胆设想一把:赵孟頫来此会友,喝得手舞足蹈,还高吟着诗句,那一团痴气,可爱得像个孩童。古人的风雅,是超脱的情怀,亦是诗意的栖居。

春日里,大风天,在街上漫步,遇见前来看生写的画家,找个角落,安好画板,将“青砖黛瓦、小桥流水”搬到纸上。情侣模样的年轻人,骑着自行车而过,迎风鼓起的风衣,让人忆起粉色的初恋:“白衣少年,你还好吗?”酷暑夏天,来这几次数更多了,杨柳婀娜,泉水清清,好像回到《老残游记》中。

最美的时分,在秋日的晚上。月色溶溶,结伴而行,从曲水亭到百花洲,再到王府池子街。街道过分安静,刘氏泉、腾蛟泉、濯缨泉,低语讲述着民间的传说,引人遐想;泉上的月光,月光中的露珠,露珠里的诗句,诗句里的绮丽。“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”,你会发现,这美景若水袖一般,柔软得心醉,轻轻一触,便滴出袅袅诗意。

到了冬日,阳光逗人,烟火氤氲,别有一番意境。不禁想起木心的诗: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/车,马,邮件都慢/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走着走着,我仿佛走进一幅水墨丹青中,留下清丽的身影。

街巷里有泉子,久而久之,人们心底也氤氲出一个“泉”字。旧时的水胡同,蜿蜒出底层的智慧;大板桥上的鱼趣,记录济南孩子的水样童年;南珍珠泉边,响彻着妇女的捣衣声;老街深处,传出白妞说书、山东大鼓的调子……今日,解放阁附近,黑虎泉边,打水的市民络绎不绝,成为街头一景,外地人直眼馋,怪不得老舍先生说:“哪里的水能比济南?”

民居院落,藏着很多或有名或无名的泉子,他们喜气安稳地活着,不忧不惧,反而让探望他们的人变得心绪难平。院里的老井,略显破旧,却能寻着一种慰藉。我见老井,是一低头的羞赧,老井见我,是一刹那的青春;羞赧,也是美丽的,青春,也是永恒的。

街巷里有泉子,久而久之,人们的记忆也变得鲜活起来。老舍、鞠思敏、路大荒、陈冕,拜访他们的故居,听大师的遗响,我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哪怕歌哭,也是壮美的,因为心底的那个“情”字。静水流深,大美无言,我愿这样优雅地老去。

“走过很多城市,济南的街巷最难忘,有家的味道。”外地朋友这样说过。北京的帽儿胡同,走出多位国家领导;杭州的大塔儿巷,能寻着丁香姑娘的哀愁;上海的尚贤坊里弄,见证过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爱情;还有,沈从文和黄永玉都走过的常德河街,风韵犹存,但,这些地方,都美不过历下的街巷,因着泉水的滋润,“以其不息,且遍与诸生而不为也,夫水似乎德”,水生德,德照人;因着无数文人的足迹,李白、杜甫,万古歌吟不竭,“二安”词风千古芬芳,丁玲、胡也频,窄巷里共撑一把伞,季羨林的童年,定格在明湖的蛤蟆、鱼虾,在此“度过一生三万多天中最快活的一天”,这是怎样的挚情?街巷像一盏明灯,照在今天,更照在未来。

泉,收住街巷的心,也润着人们的灵魂。泉水赋予街巷以灵气,街巷哺育人们以血肉,那是大写的城市精神:友善与忠厚,诚信与坚强。

【80后观澜】

□甘霖

昨天,我在楼下正巧遇见一要好的小姊妹,她兴奋地喊住我说:“姐,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你写的文章了,就是回忆小时候吃爆米花的那篇,回去你把它贴到QQ空间里,我给你点赞写评语哈!”

小姊妹的老公听到她这么说,就问她:“你有什么话想说,现在说不就行吗?为啥非得得到QQ上说呢?”小姊妹恍然大悟,连忙说道:“对呀,我就是想告诉你,看了你的文章,我也想起了自己的童年,我也好想吃爆米花呀!”“你看

咫尺天涯

看,当面说多好方便啊!”她老公笑着说道,“自从有了QQ和微信,俺家这位都快不会和人当面聊天了。”

听了他们的对话,我想起一句当下流行语:“我们之间最远的距离是我坐在你对面,你却在玩手机。”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点儿网络依赖症。在网络上,人人都会插科打诨,各种妙语连珠,分外地自然顺畅。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见了面却有可能嗑嗑生涩,不知该从何说起,完全没有了网络中的行云流水、潇洒自如。生活中的点头之交渐渐变成了网络上的点赞之交,生活中的促膝长谈,更是演变成了网络中的评论、回复,外加设计好了的各种表情,任君挑选。

记得有一次,老同学西西给我说,她最近一段时间常和中学同学叶子、晓君一起吃饭、聊天。我说太好了,自从毕业之后我还从未见过她们两个呢!把她们两个的QQ和微信信号给我,有时间我们也在网上聊聊。

西西说:“网上聊有什么

意思啊?等哪天你状态好的时候我开车去接你,咱们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多好。”我说:“还是网上聊吧。我身体不舒服,哪儿也不想去。再说现在的通讯这么发达,天涯咫尺,网上聊聊便可呀。”

西西不以为然地说道:“咱们相距不过二里地,你还非得要网上聊天儿,你这哪里是天涯咫尺,分明是生生把咫尺整成了天涯!”

听了她的话我不禁哑然,难道在不知不觉中,我果真将咫尺整成了天涯吗?

台湾开通大陆探亲之后,小舅就托老乡捎来了他全家人合影,我们才知道他在台湾。岳父岳母立即召集全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让来人捎回去,从此双方终于有了联系。

因为小舅在海军医院工作,军人不准离境,他就迫不及待申请提前退役,于1992年偕同台湾籍的舅妈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。我们借了几辆汽车去遥墙机场接机,机场相见,亲眷们个个泪流满面,那是几十年的相思泪呀。接着小舅去章丘祭拜,在娘的坟前痛哭失声,长跪不起。他说,他是在攻打金门时被俘的,被国民党押送到了台湾,从此与故园别离,一去40多年。

2010年小舅因心脏病按不上起搏器,我们这些晚辈跟团去台湾探亲旅游,小舅两口

实录

【泉城人物】

□韩庆祥

今年中秋,妻子80多岁的小舅又从台湾回大陆探亲了,这次带来了他刚满18岁的孙子,今年高考已被台湾成功大学录取,趁未开学,当爷爷的带他回来认祖归宗。

走进刁镇老宅,他拉着孙子的手不住地嘱托,像要把那份故土情结复制到后代的血液里:小时候用过的小饭桌还在,陪伴亲娘一生的木箱油漆多处剥落,墙上贴的是亲人的老照片,他顾盼着,抚摸着,每个物件都在记忆中千百次地亲近过,睹物思人,老泪纵横。目睹此情此景,真是让人感慨万千。说起小舅的经历,更是充满了传奇性。

当年国民党抓壮丁,每户凡有两个男子的必须抽一个去当兵。大舅已结婚,媳妇哭着不肯走,小舅见催得紧,就替哥哥走了,那一年才16岁。当兵两个月,他那个地方民团被八路军收编,从此他成为解放军战士,跟着部队打了好多仗,挺进河南,支援大别山的

海峡也割不断的深情

名字和小名,唯独没说他在哪里。那时,两岸关系还很紧张。天啊!几十年过去了,亲人们才知道他还活着,只可惜他的亲娘听不到这个喜讯了。

台湾开通大陆探亲之后,小舅就托老乡捎来了他全家人合影,我们才知道他在台湾。岳父岳母立即召集全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让来人捎回去,从此双方终于有了联系。

因为小舅在海军医院工作,军人不准离境,他就迫不及待地申请提前退役,于1992年偕同台湾籍的舅妈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。我们借了几辆汽车去遥墙机场接机,机场相见,亲眷们个个泪流满面,那是几十年的相思泪呀。接着小舅去章丘祭拜,在娘的坟前痛哭失声,长跪不起。他说,他是在攻打金门时被俘的,被国民党押送到了台湾,从此与故园别离,一去40多年。

2010年小舅因心脏病按不上起搏器,我们这些晚辈跟团去台湾探亲旅游,小舅两口

在桃园机场迎接,当天晚上,又亲自带车把我们接到他台北的家中。因为我们不能脱团,小舅就向导游索取了行程表,白天他和舅妈陪同我们游览了太鲁阁的奇峰绝壁,入夜就提前入住我们下榻的酒店,让儿子买来宵夜点心一起叙谈。在高雄,他还安排大儿子一家三口和我们团聚。我们的行程是绕岛一周,小舅就让他的儿子请假开车陪着走完全程,他老人家带着起搏器一路相伴。当他得知我们参加的这个旅游团都是山东人,就把每位游客都当亲人,在旅行途中,他的小车总比我们旅游大巴先抵达景点,按游客人数买好珍珠奶茶,站在车门口送给每人一份,不停地说我来自台湾60多年,第一次在这里见到大陆上的老乡,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啊。

乡音难改,乡情绵绵,从这位小舅身上,我看到了人生的起伏变幻和亲情的血浓于水。

桃园机场迎接,当天晚上,又亲自带车把我们接到他台北的家中。因为我们不能脱团,小舅就向导游索取了行程表,白天他和舅妈陪同我们游览了太鲁阁的奇峰绝壁,入夜就提前入住我们下榻的酒店,让儿子买来宵夜点心一起叙谈。在高雄,他还安排大儿子一家三口和我们团聚。我们的行程是绕岛一周,小舅就让他的儿子请假开车陪着走完全程,他老人家带着起搏器一路相伴。当他得知我们参加的这个旅游团都是山东人,就把每位游客都当亲人,在旅行途中,他的小车总比我们旅游大巴先抵达景点,按游客人数买好珍珠奶茶,站在车门口送给每人一份,不停地说我来自台湾60多年,第一次在这里见到大陆上的老乡,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啊。

乡音难改,乡情绵绵,从这位小舅身上,我看到了人生的起伏变幻和亲情的血浓于水。